

◆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前一段时间,单位组织人员去后海边的宋庆龄故居学习,参观完,我们出来沿着荷叶尚小的湖边行走,穿过刘海胡同,站到路边聊天等车,只见几棵高大的绿树直直升向天空。这些树比较特别,看上去像一个个帅气的小伙,树干粗壮有力,树皮均匀带微裂纹,树龄估计在50年以上。在树干四五米高处,树枝开始撑开,树枝上的树叶像眼睛一样细小收敛。树下,自然是密密矮矮的四合院,有人坐在躺椅上,悠闲打扇子乘凉;有人在熟练地修车,或者干着其他活。旁边还有几棵补种的类似小树,枝间挂着一串串花朵,大树小树差别比较大,不注意还以为两种树。车还没来,时间足够,我们便开始认树。有同事认为这是槐树,可是仔细看明显不像,当下被我否决。另外一个同事拿出手机一扫,说这是白蜡树。还有个同事在一旁说这是北京市的市树,这很让我感到吃惊,真的不知道北京市树还有白蜡树。惊诧之余,回去一查,发现这位老兄搞错了,北京的市树是国槐和侧柏。

选择市树一般需要结合当地生态文化、树木传统和生态特点。北京市选择国槐和侧柏作为市树,自然有很深的考虑。国槐树既象征朝廷核心大臣,耿直靠谱,同时槐树在民间随处可见,比较亲民,一直被老百姓喜欢,雅俗共赏,是常见树种。槐树品种很多,有国槐和洋槐,大街上绿化树有不少选择了国槐、紫槐,乡间喜欢种洋槐。开花时节,树叶青翠,白色的、紫色的花,香气扑鼻,洋槐花还可以吃。槐树稀疏,树长得慢,如果不喜爱这种树内在的气质,就不会去种它。槐树慢慢长着长着,就长高了。大槐树我见过,越来越精神。侧柏则一直很高大,一般在重要庙堂里培植。首都是首善之处,公园多,柏树作为重要树种,被保护得好好的,树龄几百年上千年的都常见。柏树的树皮像拧了麻花似的,苍劲有力,立在地面,像一个老者。柏林翠绿,尽管林间有麻雀们叽叽喳喳,反而显得非常肃穆,气质和公园里重要建筑非常吻合。

回到白蜡,我听过其名,在西山等地见过这类树木,但没有留意。这次意外相遇,不妨了解一下。辞海中这样解释白蜡树:栉,植物名,即“白蜡树”。落叶乔木。喜潮湿,生长快。木材坚韧,供制器具。枝条可编框。树皮称“秦皮”,中医用为清热药。树可以放养白蜡虫,以取白蜡。栉树的种类很多,世界上常见的有美国栉树、欧洲栉树、红栉,绿栉、尖叶栉、蓝栉、绒毛栉等,中国的栉树种类也很多,它们是世界栉树的重要一族。其中中国栉,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白蜡树,栉字是中国汉语汉字,普通话读音为 chén。这个字是不常见字,猛一见还不易认识,还是叫白蜡通俗。

看完资料的解释,我想起我其实在街道上曾经多次见过白蜡树。比如,在朝阳区北三环路边和雍和宫旁的四合院,我就见过一排这样的树。只是,当时把这种树和别的树搞混了。远远看上去,它尤其像南方的香樟树。虽然粗看是这样,仔细看,还是很不同的。至少有一点,白蜡树长得高,香樟树一般不太高。白蜡树直,香樟树爱分叉。白蜡像小伙子,香樟厚墩墩的,爱在河边生长,自带乡愁和气息。我们不是植物学家,知道树草一些表面的东西,也未尝不可。

北京为什么喜欢种白蜡树,还得从城市绿化、生态效益、景观美化、适应性、历史和文化、经济效益等维度说出道理:城市绿化需要多样性树种。除了通用树种外,比如槐树、柏树、杨树、银杏树等,首都人还想对树木绿化、香化、色彩化。过去,树种研究还不够广泛,出国的人又多,见过北美的大蜡树,印象深,回国了就想把国产树种挖掘出来。白蜡树,正是适应华北干热气候和燕山平原结合的地理特点,树长得直,站姿强壮优美,加上木材产量大,经济效益好,自然被绿化选中了,虽然不是市树,但也在广泛种植。当然,这都是我猜测的,不算正史。现在,除了绿化,北京人早已经不砍树,对所谓用材量不会考虑的。如今再把白蜡作为绿化树种,那只有一个解释,老百姓喜欢。

不管怎么说,上一辈人精选了白蜡树,种在街道旁或者家门口,一种就是几十年。白蜡干干净净、体体面面、潇潇洒洒地生长在街区小巷,虽说默默无闻,风里雨里,阳光月光下,却不知不觉影响了两三代人,对社会的帮助还是很大的。您要是去过很多胡同口,看了很多四合院,要是没有几棵大白蜡树映衬着,还真不够味。白蜡树还惠及我们这些后到北京工作的人,走在街上,远远就看见这些高大清凉的大蜡树,满目青翠,眼球立刻舒畅了不少。走到树下,被清风一吹,头发有了弹性,整个人感觉好极了。



胡伟, 原籍安徽, 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, 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, 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◆人间小景

秤杆上的旧时光

马帮元

“称猪粪啦! 称猪粪啦……”

这悠长而略带稚气的吆喝声, 穿透四十余载的岁月烟尘, 依然清晰地回荡在耳畔。它像一缕乡野的风, 裹挟着1970年代末那特有的、混合着泥土与青草气息的空气, 扑面而来。

那时我正念初中, 每天下午放学的铃声一响, 书包还沉甸甸地压在肩头, 我便和同学加发匆匆踏上了“称猪粪”的征途。加发总是熟练地扛起那根油光锃亮、磨出了温润包浆的木杆秤, 枣木的秤杆在夕阳下泛着沉稳的光泽。我则紧紧攥着那个用旧作业本纸订成的厚厚的夹子, 里面夹着一沓裁剪整齐的小白纸片, 还有一支陈旧的钢笔。我们像两只勤快的小蜜蜂, 穿梭在低矮的土坯房和稀疏的竹篱笆之间。

收集的, 远不止是猪圈里清理出的宝贝。社员们早早将自家猪栏、茅厕积攒的肥料——猪粪、人粪, 用簸箕、粪筐或小桶盛好, 整齐地码放在院门口或屋角。在那个化肥还是稀罕物的年代, 这些散发着浓烈气息的有



奔腾之美 李海波 摄

◆信笔扬尘

院角葡萄覆满架

虞燕

溅,舌头恨不得找地方躲起来,小脸皱成了小笼包。残留的困意顿消。

几个小人聚在葡萄架下想到了法子,等不及葡萄熟,又受不得葡萄酸,那就掺白糖。偷摘下青葡萄洗净,用小刀划开,拿筷子蘸些许白糖,塞进去,合上。觉得好玩,差点把葡萄当汤圆捏。放进嘴里前多么兴奋,那不只是葡萄,那还是集中了我们智慧的一项伟大发明。拈起“白糖心葡萄”,抬头,张嘴,一咕噜吞进去,不敢直接咬,用舌头与上颚挤压,葡萄汁裹裹着糖粒被“压榨”出来,微弱的甜缓缓溶在酸汁和口水里。尽管酸多甜少,还甜得很不均匀,但想想改良葡萄来之不易,皱着眉头努力地多吃几颗吧!过后,舌尖有点麻。

忽一日,看到糖水杨梅罐头,灵光一闪,怎么不试试糖水葡萄呢?于是,趁大人不在,三两人七手八脚搬出五更鸡,划亮火柴点着一圈灶、小锅置于其上,倒清水,葡萄跳水似的一颗颗进锅,撒几勺白糖,加盖焖煮。滋滋嗞声响起,如好听的旋律,铝制锅盖被咚咚顶起时,揭开。白汽缭绕中,葡萄们在沸水中打着旋,连汤带水用勺子捞起,装进洗净的罐头瓶。稍晾凉,舀一小勺汤尝,很甜,葡萄变软了,可甜味没怎么渗进去。留了半瓶至第二天,却变质了,天热。外婆知晓后,心疼浪费的白糖,此后,就把糖罐搁在了我们够不着的地方。

傍晚时分,阿姨们开始把网搬到了院子,三个人织一顶网,一溜排开,尺板与梭子的叩击声笃笃笃,笃笃笃。我坐在边上缠梭子,忽然就闻到了空气里的甜香,葡萄的甜香。

“初似琉璃,终成玛瑙。攒攒簇簇圆圆小。”葡萄由青转黄,有的半个脸还泛起了红晕,阳光下,晃一晃,里面的籽影影绰绰。葡萄皮变得异常轻薄,不用咬,用牙齿轻轻碰触,瞬间汁水迸裂,好甜,甜中带着浓郁的果香,舌头和胃都贪婪起来,吃完一颗又一颗,完全停不下来。

儿,全权交给我们两个半大的孩子。社员们脸上没有丝毫的猜疑或计较,眼神里是纯粹的坦然与交付。那一张张没有存根、也无人监督检验的小纸条,薄如蝉翼,却重若千钧。上面墨迹未干的数字,从未有人质疑过半分。每半年结算工分时,逢着年中或年尾,我便跟着队里那位戴着老花镜的会计,挨家挨户去结算我们开出的那些纸条。我大声念出重量,会计便熟练地拨动他那把磨得锃亮的算盘珠子,噼噼啪啪的脆响在寂静的堂屋里回荡。

为生产队称猪粪,队里给我们每次每人记半分工。算下来,一趟跑完,也不过值个几分钱。可对于当时的我们,这不仅是在为家里挣一份微薄的收入,更是一段浸透着汗水、泥土味和人情味的宝贵经历。一边读书,一边用双脚丈量乡土,现在回望,这不正是最鲜活、最接地气社会实践课吗?而这段共同跋涉在乡间小路上、与猪粪打交道的特殊经历,也成了我和加发跨越四十多年风雨情谊的见证。

◆山川故园

那天半夜,突然停电了。没几分钟,娃就开始在床上翻滚、挠头、躁脚,从床头滚到床尾,一刻都不安宁,最后竟直接扯嗓子哭开了。娃越哭越有劲,全然不顾汗水和泪水混杂在一起。妻子一边拿毛巾给孩子擦汗,一边递给我一把扇子,我赶紧给娃扇扇子,哼小曲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娃终于不哭了,抽噎着慢慢睡着了。

妻和娃都睡着了,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。35度高温的夏夜,窗外传来了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似乎也不肯入睡。怕娃再醒,我只能继续给娃扇扇子,一刻也不敢停。月光洒在窗台上,看着手里的芭蕉扇,让我想起了几时的夏夜,也是这样的闷热的天气,母亲也是这样整夜为我摇扇纳凉。

1980年代初的农村还没有通电,家家户户还是点煤油灯照明。夏夜,大家就在家门口的稻场上或村头的大树下纳凉,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闲聊,说说今天的趣事,谈谈田地里的农活,不时响起一阵阵爽朗的笑声。大伙都会随手带一把芭蕉扇,不时往孩子身上摇几下,往大腿和后背拍几下,送来清凉的同时还要驱赶蚊虫。

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夏夜户外纳凉的时光,一到傍晚,就勤快地去河沟里打水,把地面泼得透湿以解暑气,又早早地把竹床、凳子、躺椅等搬出来摆好。我们总喜欢抢过大人手中的扇子,要么扮演济公,摇着扇子学唱“鞋儿破,帽儿破,身上的袈裟破。你笑我,他笑我,一把扇儿破……”要么学着孙悟空“呼风唤雨”,使出浑身力气拼命给大人摇扇子,大人越夸就越摇得起劲,满头大汗都毫不在乎,自娱自乐的时候也逗得大人们开怀一笑。夜深了,人们渐渐散去,怕热的就在户外的竹床或竹席上睡一觉,甚至有人把竹床搬到池塘边去乘凉。那时候,母亲顾不上一天的劳累,总会坐在竹床一头,一边给我们摇扇子,一边给我们讲故事,直到我们熟睡。母亲大字不识,不会讲深奥的故事,讲的都是她小时候的苦难岁月,或讲些教育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,但手中的芭蕉扇,满满都是慈祥的爱。

那时候芭蕉扇很便宜,只要几毛钱一把,在供销社和集市上都能买到,但农村里几乎都是自制的。记忆中每年一到夏初,母亲就会去采摘些棕榈叶回来,清洗去表面的灰尘,放在户外晾晒几天,等叶子变黄了,拿回来修剪成椭圆形,就成了一把芭蕉扇。母亲做事细致,会用花花绿绿的布条给扇子缝边,用剪刀把扇柄磨得平整光滑,然后把扇子放在被子底下压上几天,才算大功告成。这样的扇子就地取材,轻便耐用,几乎人手一把,是夏日家家户户的必备之物。大家聚在一起纳凉时,不留神就容易拿错。于是,就有人在扇柄系根红线,或者用笔写上姓氏,以便区别。我为了能抢到心仪的扇子,就悄悄用圆珠笔在扇面上做个记号“本王专用”,那把小巧的芭蕉扇自然就成了我的“御扇”。

后来,市面上出现了羽毛扇、纸扇、檀香扇、折扇、真丝扇等等,但母亲唯独喜欢老款芭蕉扇,说其他的扇子太花哨,不实用。每年夏初,母亲就从衣柜底下找出芭蕉扇,洗刷晒干,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夏天。直到入秋天气凉了,母亲才舍得把蒲扇收起来。母亲就像对待孩子一样,要用旧衣服把芭蕉扇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,说这样扇子才不会变形,然后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柜的最底层,等到来年夏天再拿出来。

如今,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,家家户户都有电风扇、空调,但在母亲的心中,芭蕉扇的地位还是永远无法替代。母亲有个习惯,哪怕是在空调房里,她也是扇不离手,没事摇几下,我一直不理解,总认为那是多此一举。其实芭蕉扇相比电风扇、空调来说更经济实用,不仅绿色、低碳、环保,而且在摇扇的时候还能促进手腕血液循环,扇风驱蚊,可谓是一举多得。

听说老街有家卖老物件的商店,那天我专程去看了看,买了一把新款芭蕉扇,做工精细,比老款要轻便许多。母亲见了并不得意,说还是她的老古董好,我才发现,母亲是恋旧的。

芭蕉扇轻轻摇起,摇去的一身疲惫和炎炎酷暑,但摇不去的是无法忘怀的乡土情怀。

